

我开始羡慕一只蜻蜓
(组诗) □冉霞

木兰果

午时,她从木兰树上跳下
轻轻撞一下我肩膀。是颗木兰果
跌坐在我脚边,鲜红饱满
红豆一样可爱。她独属于我
今日午时至上的来客
木兰树上仍有果子未落

木兰树下席位还未满,这众多果子
唯有这一枚,坠地前和我结缘
她发出微弱的磁场,等待
生命对生命的感应

这个午时,我循着她的信号
躬身,带她逃离这坚硬的地砖
怕她太孤单,我又捡起一大把木兰果
迎着最清澈的阳光,为她和她的兄弟姐妹
在酉城河边,择一方沃土

和她们告别时,阳光正好
照亮我内心每一个角落
我听到我的身体里,有种子在发芽
有生命在扎根,一切随缘
我想。这无关因果

我开始羡慕一只蜻蜓

水蛭爬出水面
宣告水下服役结束
它颤抖着,从背部撕裂自己
仿若我们,在自己打造的
尘世盔甲中,挣脱

终于,一个空虚的壳蜕出了
理想的自己,又怀着空虚
挺直身姿,展开双翅
也像我们,身和心
会在一瞬间变硬,变强

那个曾叫水蛭的若虫
丢掉蜕下的空壳,留下空无
扇动着虚无,起飞
迎接新生

就像我们换下的牙,剃掉的发
更像我们,不断丢弃的梦想
和决然打破,不完美的自己
我们的身和心,在时间里
接受蜕变。也见证旧我
壳一样存在过

此刻,我仍壳一样的存在
空空。我开始羡慕
阵痛后,水蛭羽化成蜻蜓
它在成长,修炼为陆空斗士
而我,在岁月的疼痛里
辗转往复,一边破茧成蝶
又一边作茧自缚

走在六月的河堤上

我走在六月的河堤上
一只翠鸟,正逆着河流飞翔
毫不在意河水和我的远方
它飞一阵停一阵
像是在和草木交谈
又像是在和河流对抗

河流急躁。我踏着六月的丰满和野心
被歇在莲心的翠鸟
渡到了彼岸。停下来
必须停下来,直面逆流中
所有澎湃和嚣叫。任由泥沙和杂草
击打,留下苦修的印迹
还河水和我,清澈与澄明
我已停歇在翠鸟的翅羽上

我与翠鸟,逆着河流
撞击出一朵又一朵水花
河流有那么远方,也逃不过
归海的宿命。何苦拼命奔逃
安静下来,闭上双眼
看向自己。别让欲望的洪流
泛滥成灾,湮灭那个
顺流而下的自己。安静下来
每一条河流的源头
即是归处和远方

(作者系重庆市酉阳作家协会
会员)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11月特刊

城市笔记(组诗) □雪村草庐

地下通道

城市
在没有红绿灯的岔路口
把你从热闹美好的大街上
赶到一条地下通道
让直接跨越的欲望
先经过一段曲折幽暗
尽管大多数街口
从这边只需要几步就可以
走到对面

显然,大街要让给呼啸的车流
而对行走的人,总以缓慢的
理由
默认向下绕行
可见在一个喧嚣向前的时代
飞驰必然打败漫步
宏大必然淹没细节

那么就向下进入地下通道
你看到宽窄弯直明暗不一的
空间
有的竟然还有十字路口
人们来来往往,匆匆忙忙,面
无表情
你惶恐不安,如履薄冰
反复辨认要去的出口
一旦走错
把你带向的将会是哪一条陌
生的通道?

如果不急,你会发现
两边有大大小小的店铺
拥有生动的名字、五彩的货品
一位涂红色趾甲的漂亮姑娘
她有一双松软的拖鞋
一种慵懒的美丽
更多的是地摊
旁边是一个抱着吉他的流浪歌手
深情或漠然,高亢或暗哑
把别人的歌反复吟唱
另一旁的网络主播
对着半人高支架上的摄像头
陪她的“亲人们”大哭大笑
来了一场沉浸式表演

一条又一条地下通道
人来人往

抑或脚步回响
上次那个满脸沧桑的流浪歌手
好久不再出现
一切都像一场恍恍惚惚的梦
哎,这多么像你的人生
一般不能直接抵达彼岸
为此你要先向下走
再找到出口
慢慢爬上来

下一站

地铁行进,“叮咚”
广播说,前方到达某某站
并且预告下一站的名字
很多时侯,我都忍不住
立即下车的冲动

忍不住想象
它与熟悉的终点站有哪些不同
可能有一条不曾走过的弯道
有一道夕阳下三两老头假寐
的巷子
有一位少妇窈窕而来,弯着
独自窃喜的嘴角
有一株银杏树正撒下片片金
黄的时光

也许,我都不会遇见
这些未知的风景和烟火
因为大多数时侯
我没能“下一站”下车
它让我暗地揣测
下一站,要去哪里?

比如,白天的下一站是夜晚
狂风的下一站是暴雨
成功的下一站是一败涂地
喜悦的下一站是悲伤无言
爱情的下一站是相忘于江湖
相聚的下一站是分离

但我总是希望
午夜的下一站是黎明
阴雨的下一站是晴朗
失败的下一站是从头再来
哭泣的下一站是破涕而笑
离别的下一站是久别重逢
逝去的下一站是永生

开始

开始半夜醒来,对着窗边月
亮发呆
想起些什么却很快忘记
开始关心时间的水势,理解
父母的衰老
不忍又执着地思考他们离去
的意义

开始警惕热烈,与谈笑的人
们保持距离
喜欢干净的衣服和淡淡的疲倦
开始打量自己的历史,怀疑
有过的急迫
在夜晚观察一条狗蹲在河边
的表情

开始揣度他人无端的微笑
提醒自己,看见的并不是看
见的样子
开始倾听细雨的呼喊,微风
带来的消息
发现一朵花的一生远比生活漫长

开始计划退休后的旅行,学
习类似垂钓的技术
训练一切保持晚年尊严的态度
开始一个人饮酒,独自浇灭
胸中丘壑
对所有透明的事物表达沉默
的喜悦

开始接受一切荒谬,不再掩
盖欲盖弥彰的失败
情绪稳定地与岁月对谈
开始走近颓圮的房子,一堆
瓦砾
跟傍晚的向日葵一同低头

开始回忆爱情的过程,夏天
的光芒
祝福每一个呼喊过的名字
开始向往海边,风吹过人生
又让来路与归途渐次平息

(作者系重庆高校教师)

台历在使用时间的折叠术(外一首) □程杨松

台历在熟练地使用着时间的
折叠术——

每翻过去一页
都是从身体脱落的残骸

一些被圈注的记事如遗物
关乎失去的人(永逝的他者
和已逝的自体)

记忆比身体更漏
但比不过纸上的故乡

假如一枚落日在黄昏过度失血
就会蜕变为缺月(还未找到
值得圆满的良人)

看住自己是如此困难

因此岁月默许万物调用视力

谁在害怕又翻过新的一页
翻出自己的正反面:

……他被一页台历再度切割
“但没有了痛感,也失去了抱
怨之心”

允许

允许一些树用尽十月的绿
分泌出十一月的黄

允许一些火在点燃后被举高
一些注视贴上去被融化

允许一些脱水的词对万物进
行教诲
一些落叶顿悟,抽身而去

允许白云耐心折叠
忍住一场不恰当的雨

允许湖水的荡漾带着克制
它读外物读己心的语气更趋
平淡

允许更多的果实(包括我)被
你使用
剩下极小部分被腐烂

允许一对铁轨运送秋天
驶向时间的虚无
(作者系文学爱好者)

雨,像星光斜坠(外二首) □珠落

韩江笔下
雨是天上落下的无尽长句
我说——雨,像星光斜坠

雨从云的天阶走下来
渐次打开花朵
仿若星光,映衬人间的水灵

七月这场雨
是我前世流过的所有眼泪
欢喜和悲伤,雨帘外的星光为证

当雨后彩虹升起
听得见星光颤动的回响
我知道
一道光,正透亮而来
而流水从未绕开我

目光

我一再拓展目光的领地
让视野更加辽阔
以对白为砖,语气为泥
构筑一种心境

风,残留旧栅栏、空藤架
断章和呜咽
窃取我眼神的疆域
凝霜醉饮的文字
倚靠我眼眶
写不尽你的良夜

心跳

纤细的指尖紧握
因爱而生的一抹暖色
还是从指缝间滑出去
秋水池底替我握住
几朵云雾 半片月光

我仅存的心跳
将秋池越磨越薄
云雾和月光仿佛锋刃
割碎我的倒影
零乱的自己彼此碰撞
相互救赎,又像
相互耳语
(作者系四川省内江市
退休中学教师)

再次对大地匍匐

□谢子清

时间是个硕大的漏斗
历史穿过它
只留下众多结绳记事
人物穿过它
只剩下精瘦的名字
偶尔附带不易觉察的细节
甚至连铁器和铜器穿过它
也无法完全幸免于难
由于日子反复施压
有的早已腐蚀得面目全非
有的虽然骨架尚存
但躲不开锈迹斑斑
唯有陶器或瓷器
只需被有缘人解码
只需吹掉尘埃
只需清水濯洗
容貌瞬间便苏醒复原
这些从土地里来的精灵
让我不得不对大地再次匍匐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重庆市作协会员)

遗憾 □波吒

遗憾是最残忍的雕刻师
用悔恨的刻刀
在我们心上留下
永远无法愈合的凹痕

时间是个蹩脚的裁缝
把我们的人生缝得漏洞百出
却还要我们穿着它
走过整个雨季

但请别忘记
正是这些裂缝
让阳光有了形状
让雨水学会歌唱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
却忘了世事无常
不是每个下次都会如期而至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听你说“对不起”或“我爱你”

生命中最珍贵的
往往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
而是那些差一点
就能拥有却最终错过的东西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雾凇(外二首) □黄愷新

水蒸气,露出能干媳妇的表情
将亲手缝制的雾凇穿戴在树枝上

拒绝大红大绿的雾凇
纯白,纯洁,野外独一无二的美

被雾凇陶醉的我,毫不犹豫
仅用双眼,就把整个场景带回
了家

每年的雾凇,很相似
始终年轻,不会苍老

时光

比我生命还要长久的
不仅仅是时间,还有风雨、流水
和生长一茬茬庄稼的土地

我的晚年,常把
逝去的时光,慢慢咀嚼
回味个中的酸甜苦辣

我因此珍惜每一天
珍惜爱过的人和做过的事
让时光不至于苍白无力

尽管年事已高,内心却老而不朽
索性把平地走成高山
和朝阳站在一起

老街

古色古香的老街
呵护着两旁的老屋
飘来飘去的招幌
像在翻阅历年的老账

青石板上的脚印,凹痕渐深
深过啾啾声带走的黄昏
檐角的风铃,滔滔不绝地
讲述着过去的事

几位老人坐在铺子面前,谈天
说地
用皱纹丈量老街的过往
听不厌的龙门阵
像光阴,搬运着他们的岁月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